

輔仁學誌第八卷第一期抽印本 廿八年六月

陶淵明述酒詩補注

儲皖峰

陶淵明述酒詩補注

儲 皖 峰

一 志緣起

民國十五年爲陶靖節先生卒後千五百年，余與述學社社友陸侃如游國恩諸君各爲文紀念，由國學月報出陶淵明專號凡五期。（從第八期至十二期，後編入國學月報彙刊第一集，懷社出版。）比與諸友致力陶詩，朝夕研討，僉以陶詩中最難讀者二篇：一曰蜡日，篇與題相屬，文字較淺顯，但不解其爲何意。一曰述酒，題與篇不相屬，文字更艱晦難明。觀其引類譬喻，寓意深遠，其文約，其辭微，非蜡日之比也。此詩不明，則靖節之心事不能表白於世，每一展卷，求其說而不得，爲之慨焉太息。今年秋海宇不寧，杜門養病，意有所鬱結，託之卷軸以自遣，於是發憤取陶詩說之，於述酒之篇反覆玩味，以意逆志，似頗有所解，遂稽之史傳，參之載籍，爲補注一卷，極知淺陋，無當大雅，姑以寓吾之意而已。

二 論舊注

述酒一篇，自宋以來注者均認爲難釋。黃山谷謂似是讀異書所作，其中多不可解。吳瞻泰撰陶詩集注成，獨此

篇經營兩載，後與友人程元愈商榷，始得十之七八。程氏立論，雖多新奇可喜，究其所得亦少，可見茲篇江釋，未易率爾從事也。大抵此篇微旨，發明於韓子蒼，以用山陽公事，疑爲義熙後有感而賦。陽東潤據之，反覆詳考，始知爲零陵哀詩，而其說益暢。自茲以降，如吳師道黃文煥吳瞻泰及陶澍等注解，於文義上雖各有補苴，而於湯氏謂爲零陵哀詩之主旨，固未敢稍有踰越也。余嘗細究諸家江釋，其大病有二

一、望文生義 例如『南嶽無餘言』，以南嶽爲衡山。『卜生善斯牧』，安樂不爲君』，以下生爲子夏，安樂公爲劉禪之類是也。

一、穿鑿附會 例如『峽中納涼』，以黃爲彈。峽爲郝鄒，咸王定鼎處。『雙陵甫云育』，雙陵或指安陸，或指武忠。『三趾顯奇文』，謂趾爲也，伯夷嘗典三禮之類是也。

前者之失，在識力短淺，後者之失，在臆造新說，實則爲此詩添幾重煙障，仍不如不注之爲愈也。然則余之爲此，又何說耶！

昔張耒之曾撰陶淵明述酒詩解一卷，光緒中刊行，惜今不可見。近人古直著陶靖節詩箋，（隅樓叢書本，民國十五年印行）後又改爲陶靖節詩箋定本。（屠本堂五種，二十五年印行。）龔曾寓目，大體尙佳。頃案頭無此書，未能採用。考訂之學，惟有服從證據。倘異日得讀張占之書，其論證勝於拙注，則是區區者即可覆瓿也。

三 述旨趣

湯注陶集序，謂陶公平生危行言孫，至述酒之作，始直吐忠憤，然猶亂以庾辭，千載之下，讀者不省爲何語，

是此翁所深致意者。余竊窺見其旨，因加箋釋。以表其心事云云。實能發千古所未發，第惜其範圍太狹，於卜生以後六句，全不能解。諸家恪守湯旨，附會增飾，亦了無當意者。余釋此篇，雖以湯說爲樞紐，而其範圍則視湯爲寬。靖節丁禪代之交，哀時感事，借題發揮，如安恭被絀及劉裕子廢立等，眼前事實，一齊收入筆端。全篇大旨可得而言：（一）自開篇至『南嶽無餘雲』，述南渡後國勢。（二）自『豫章抗高門』至『成名猶不勌』，述劉裕絀安恭事。（三）自『卜生善斯教』至『三趾顯奇文』，述劉裕子廢立事。（四）自『王子愛清吹』以下，述求仙及修練事。準斯旨趣，爲之補注。

蓋自鍾嶸以還，率目靖節爲隱逸詩人之宗，至宋人始認其具有忠憤人格，述酒篇其顯著者也。湯注特揭斯義，余復加以引申，此即黃文煥所謂析之以憂時念亂，思扶晉衰，思抗宋禪，經濟熱腸，語藏本末，斯陶之心膽出矣。觀其讀山海經詩云：『精衛銜微木，將以填滄海，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』丈夫生當亂世，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，徒寄壯憤於楮墨間，其情誠屬可憫。而千載後之尙論古人者，猶不能全解其志意，此余執筆作注時，不禁起無窮之感也。

四 述義例

陶集有注，始於趙宋，由宋迄清所存注釋之書，不下十餘種，茲取其著者數種，於詩句後分錄全文，以爲參考之資。書目列後

原書

簡編

陶淵明述酒詩補注

陶淵明述酒詩補注

四

宋湯漢陶靖節集

湯注

元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

李箋

元吳師道禮部詩話

詩話

明黃文煥陶詩析義

黃注

清吳瞻泰陶詩彙注

吳注

清陶澍陶靖節先生集

陶注

各注錄畢，後附按語，對於各家注釋悉分別評定，善者因之，不善者則加以辨正，或爲補注。補注之例蓋有數端：（一）取晉宋書中時事爲證，與本文可互相發明者。（二）其或舊注已發其端，復列舉有關之故實，並加以疏證。（三）舊注如『卜生』『舊京』『雙陵』『九齒』之類，或誤或闕，今則不厭求詳。（四）詩句本多重複，難以斷，間擬兩說以備讀者去取。

昔李善注文選，或謂其『釋事忘意』，其子隱因『附事見義』。所謂『事』者，最初之出處，所謂『義』者，使事之準的也。注詩事與義必須並重，尤應取其切合詩之情境。蓋事義既洽，詩意自明，作者之微衷孤詣庶不至埋沒。前賢所希冀於後人者在此，吾人理董前賢述作，亦應有以得其用心也。余年來撰唐宋詩選注及茲篇，悉本斯旨，竊恐有志未逮，故抉發之以自警焉。

五 餘論

淵明述酒詩以酒爲名，而實則悼晉祚之式微，憤劉裕之盜篡也。安恭被弑，不旋踵而營陽亦遭廢殺，其應如響，倘所謂天道好還者耶？晉書稱晉明帝問王導前世所以得天下，導述至高貴鄉公事，明帝以面覆牀曰，若如公言，晉祚復安得長遠。南史稱宋順帝遜位，王敬則將輿入迎，帝謂敬則曰，欲見殺乎？答曰，出居別宮爾。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。嗚呼，靖節早見及此，故茲篇結局託之游仙，寓『願世世勿生帝王家』意，其曠達之念，憤懣之懷，至是殆盡情透露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其意實濃於酒也。靖節不解晉律，而蓄素琴一張，無絃，每有酒適，輒撫弄以寄意，曰，但識琴中趣，何勞絃上聲。然則述酒之作，亦猶素琴之趣歟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潛山儲皖峰草於北平前綽園寓廬

述酒

廣飲造，杜康謂色之。

湯注，舊注廣飲造，杜康謂色之。宋本云，此篇與題非本意，諸本如此誤。又曰，廣飲杜康乃自注，故為疑詞耳。黃庭堅曰，述酒一篇蓋闕（李鑑引無此六字），此篇有其義而亡其辭（李鑑引多末七字），似是讀異書所作，其中多不可解。

李鑑，韓子蒼曰，余反覆之，見山陽歸下國之句，蓋用山陽公事，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。故有『流淚抱中歎』『平王去舊京』之語。淵明忠義如此，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。惟其高舉遠蹈，不受世紛，而至於躬耕乞食，其忠義亦足見矣。

湯注，元熙二年六月，劉裕廢恭帝為晉陵王。明年，以菊酒一器授張辟（魏休傳作辟），使酹王，辟自飲而卒。繼又令兵踰垣進藥，王不肯飲，遂掩殺之。此詩所為作，故以述酒名篇也。計辭盡隱語，故觀者弗省，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，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，予反覆詳考，而後知決為晉陵哀詩也。因疏其可曉者，以發此老未白之忠憤。昔蘇子讀述史九章曰，去之五百歲，吾猶見其人也。豈虛言哉。

李鑑，趙泉山曰，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。六月十一日，宋王裕迫帝禪位，既而廢帝為晉陵王，明年九月，潛行弒逆。故結節詩中引用漢獻事。今推子蒼意，考其退休後所作詩，頗多傷時感諷之語，然不欲顯斥，故命篇云雜詩，或託以述酒，飲酒，擬古，惟述酒間寓以他語，使漫奧不可指擿。今於各篇姑見其一二句警要者，餘章自可意逆也。如『豫章抗高門，重華固靈墳』，此豈述酒語耶？『三季多此事，慷慨爭此場』，『忽值山河改』，其微旨端有

在矣，類之風雅無愧。諒稱詩節「道必懷邦」。劉良注，「懷邦者不忘於國。」故無爲子曰，詩家視淵明，猶孔門視伯夷也。

皖峰按述酒詩，韓子謂爲義熙後有感而作，湯江以爲客陵哀詩，鮑李二氏並從其說，此即山谷所謂有其義而亡其辭也。述酒詩題，宋本謂此篇與題非本意。題下系注，各本均作舊注。湯注謂故爲疑詞，誠然。余竊以爲淵明作哀時事詩，不以他物爲題，而以述酒爲題者，殊耐人尋味，皆反覆推求其故，一則因其詩中言酒特多，易於淆亂視聽。二則以晉代興亡始末及宋之開國，均有與酒相關之故事。今不憚煩瑣，試爲補注：

宋書符瑞志，漢元成之世，……張掖刪丹縣金山柳谷有石生焉。又有麒麟鳳凰白虎馬牛。……先是宣帝有寵將牛金，屢有功，宣帝作兩口釐，一口盛毒酒，一口盛善酒，自飲善酒，毒酒與金，金飲之即斃。景帝曰，金名將，可大用，云何害之？宣帝曰，汝忘右瑞馬後有牛乎？

晉書安帝紀，義熙十四年劉裕將爲禪代，密使王韶之繼帝。宋書王韶之傳，安帝之崩也，高祖使韶之與帝左右，密加酖毒。（按左傳莊三十二年，公疾，使鍼季飲之。注，酖，毒名，其羽有毒，盡酒飲之則死。）

晉書忠義張彝傳，恭帝爲琅邪王，以彝爲郎中令，及帝踐阼，劉裕以彝帝之故吏，素所親信，封藥酒一壘付彝，密令鴆帝，彝既受命，而歎曰，鴆君而求生，何面目視世間哉。不如死也。因自飲之而死。

宋書符瑞志，宋武帝少時，趙節嗜酒，自京都還居於逆旅，逆旅嫗曰，室內有酒，自入取之。帝入室，飲於側，醉臥地。時司徒王謐有門生居在月社，還家亦至此逆旅，逆旅嫗曰，劉郎在室內，可入共飲酒，此門生入室，趙謂嫗曰，室內那得此異物，嫗入之，見帝已覺矣。嫗密問向何所見。門生曰，見有一物五采

如蛟龍，非劉郎。

右列四事，宜爲當時人所習知。淵明既熟聞此等故事，益以親見禪代之事實，遂發憤而爲此詩，故詩中逃紀廢興，詩題猶存述酒，題下並注『杜康造，儀狄潤色』一語，觀其字面，明爲述酒之歷史，審其內容，乃述晉宋間之近事也。

重離照南陸

湯注，司馬氏出重黎之後，此言晉室南渡，國雖未末，而勢之分崩久矣，至於今，則典午之氣數遂盡也。

詩話，以『黎』爲『離』，故詆其字以相亂。離，南也，午也。『重離』，典午再造也。止作晉南渡說自通。

吳，晉書宋帝紀，元熙二年六月，劉裕至於京師，何亮水滸旨諷帝禪位，卒執之。又按天文志，日行南陸謂之夏。則重離，南陸，融風，皆紀時起興之語。

峴峰按『重離』，湯注謂爲晉之祖先，宋書禮志，晉武帝時張華等奏曰，『大晉之德，始自重黎。』晉書宣帝紀，『其先出自帝高陽氏之子重黎』是也。詩話謂典午可造，吳注引作何遜泉說，失檢。余彙釋此詩，於重離二字，經擬兩說，（一）兼採當時民歌：

宋書五行志，庾楷鎮襄陽，民歌曰：『重羅乎，重羅乎，使君南上無還時。』後楷南奔桓玄，爲玄所誅。

『重羅』晉書五行志作『黎』，民歌中於同音字，往往任意借用。詩作『重離』，疑即『重羅』之省文。重羅二字，今雖不知其確詁，但晉時襄陽或長江一帶之方言，則甚顯然。襄陽爲長江左近之重鎮，淵明逃次往還江上，或聞此歌，因節取其辭意，以喻晉室自南渡後，國勢漸次不振。詩始借此起興，而在意義上又與前說吻合，特著此

鑒關語耳。(二)直指元帝即位：

易離卦，彖曰，離，麗也，重明以麗乎正。象曰，明兩作離，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。

古者天子南面，嚮明而治，離火離明，本南方之象。此句若解爲元帝中興，義較切合，『照』字亦有着落。『南陸』，湯江謂指晉室南渡，吳注謂爲紀時，說並可通。

鳴鳥聲相聞

詩話，書，『我則鳴鳥不聞。』陶正用此。鳥指鳳凰，此則南渡之初，一時諸賢猶盛也。

陶注，『鳴鳥聲相聞』句，舊用楚辭，『恐鸛鳴之先鳴兮，使夫百草爲之不芳。』月令，『仲夏之月，鳴始鳴。』鳴則衆芳皆歇。易通卦驗，博勞常以夏至應陰而鳴。吳引鳴鳥不聞，似非。

皖峰按詩話之說，陶江已議其非。但陶氏引鸛鳴等鳥釋之，於時令離合，似亦過於拘泥。

山海經，弇州之山，五彩之鳥仰天，名曰鳴鳥。

淵明有讀山海經詩十三首，『鳴鳥』二字當出是書。此指南渡之初，一時英才輩出，猶之五彩之鳥，翔集殿廷，相與鼓吹休明，和衷共濟，有如鳥聲之相應也。

秋草雖未黃 融風久已分

黃注，通鑑在六月，故首言日照南陸。秋草未黃，蓋隱紀其月也。

皖峰按此句亦擬兩說，(一)指恭帝禪位：

宋書武帝紀，恭帝元熙二年，四月，徵王入輔，六月至京師，晉帝禪位於王。永初二年，九月，零陵王薨。

禪位在夏，殂落在秋，詩或暗含此意，黃注大致可從。(二)指國家局勢

淮南子天文訓，夏至，則陰乘陽，是以萬物就而死。

又時則訓，仲夏行秋令，則草木零落。

左傳，梓慎曰，融風，火之始也。

淮南子陰形訓，東北曰炎風。江，長氣所生，亦曰融風也。

此二句指南渡後國勢漸衰，君弱臣強。猶時序自夏徂秋，陽微陰盛，斯時草木雖未盡黃落，而蕤日之融風已久發矣。

素礫晶

旌德李氏宋本注云，宋本作礫。

修渚 南嶽無餘雲

湯止，素礫未詳。修渚疑指江陵。又補注，晉元帝即位詔曰：『遂登南嶽，受終文祖。』

詩話，礫，小石。修渚，長江，指江左。晶，顯也。此承首句離照字言。素礫顯於江渚，其微已甚。至『南嶽無餘雲』，則氣數全盡矣。

吳注，晉書恭帝紀，帝避於琅邪第，俗以帝為零陵王。則南嶽指其所近之地也。

陶注，『素礫晶修渚』，即子美所謂渚清，沙白，以喻偏安江左，氣象蕭颯也。『南嶽無餘雲』，謂零陵也，零陵在衡湘間，故以南嶽為言。

皖峰按『素礫』湯止云未詳，詩話謂礫為小石，其微已甚，說自可通。今懸擬一說謂指桓玄事。

晉書安帝紀，隆安二年，兖州刺史王恭，豫州刺史庾亮，荊州刺史殷仲堪，廣州刺史桓玄，南蠻校尉楊佺期

等舉兵反。……八月，桓玄大敗王師於白石。……十月，仲堪等盟於尋陽，推桓玄爲盟主。

元興

二年，十二月壬辰，桓篡位，以帝爲平固王。辛亥，帝蒙塵於尋陽。

『素磔』或暗指白石之戰，據晉書桓玄傳：『時議謂臨有不臣之跡，故折玄兄弟而爲素臣。』玄之得志，本在白石一戰之後，被殷仲堪等推爲盟主，旋翦滅殷併全楚之地，伺隙長驅，開于神器。即史所稱『桓玄乘釁，勢踰鷹指，六師咸混，雙馬徂遷』是也。此在劉裕未禪代前，確爲一件大事，晉祚雖傾覆於劉裕，而玄之篡逆實成劉氏之先驅。素磔顯於修渚，即指玄自白石戰後，逆跡完全暴露。再接『南嶽無餘雲』一句，可見晉之王業，從此根本動搖，及劉裕起而效之，國勢遂一蹶不可復振矣。修渚，湯江謂指江陵，非，當從許話解作長江，指江左。南嶽向屬衡山舊稱，但自漢武帝以後所謂南嶽，多不屬於衡山。

漢書武帝紀，元封五年冬，行南巡狩，登騰天社山。應劭曰，騰音潛，南嶽霍山在騰，騰縣名，屬廬江。郊祀志，登騰騰之天柱山，號曰『南嶽』。……宣帝即位，五嶽四瀝皆有常禮，東祀泰山於博，中嶽泰室於嵩高，南嶽壽山於壽，西嶽華山於華陰，北嶽常山於上曲陽。齊召南考證，謂自元封五年，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壽之天柱山，號曰南嶽。於是南嶽之名，移於壽山，而長沙湘南之衡山，自古稱南嶽者，反無祠矣。

宋書禮志，晉成帝立二郊，……地郊則四十四神，……白山，霍山。又晉穆帝升平中，何琦論修五嶽祠曰，自永嘉之亂，神州傾覆，茲事替矣。唯壽之天柱山，在王略之內，舊臺還百石吏卒以奉其職。

宋書孝武帝紀，大明七年，詔曰，霍山是曰南嶽，實爲國鎮。……可遣使奠祭。

『晉祀霍山，即壽之天柱山，以其在『王略』之內。下迄宋代，亦以霍山爲南嶽，實爲『國鎮』。可見元帝即位詔所

稱『登壇南嶽』，確指騰之天柱山。天柱山在今安徽潛山縣，距安慶長江僅百里許。吳陶二氏謂爲衡湘間之南嶽，以其與零陵接近，說似可通，但嫌與長江篤遠，恐非陶詩本意。此南嶽即指晉言，無餘義，即詩話所謂晉之氣數全盡也。

又按自重祗至此六句爲第一段，乃咸時世之變遷，託景物以起興。而南渡以選國家盛衰之局勢，均寓於字句間。末二句揭出桓玄敗篡逆之端，以致晉祚顛覆，下句接言劉裕事，層次尤其分明。

豫章抗高門

重華固靈

朱本云，一作虛。墳

湯注，義熙元年，裕以匡復功封豫章郡公，重華謂恭帝禪宋也。又按義熙十二年丙辰，裕始改封宋公，其後以宋公受禪，故詩言其舊封而無所嫌也。

詩話，湯注云云，愚謂亦寓裕事，恭帝封零陵王，齊家在零陵九疑，故云爾。裕實篡弑，陶公豈肯以禪目之。

李鑑，豫章宋武始封。重華斥恭帝揖遜事。

黃注，豫章抗高門者，裕爲揚州牧，初受封地屬豫章，故暗言其地也。曰重華者，裕逼帝以禪讓，故引舜之禪天下也。曰固靈墳者，隱言恭帝之死也，舜葬於九疑山，九疑在零陵界中，裕廢帝爲零陵王，故舉界內之舜墳也。裕欲自抗以高其門，不帝制不止，於是乎恭帝不得不就死地無生路矣。此則抗高門固靈墳之微旨也。

崑崙按此二句，指劉裕迭行廢殺，致令安恭不得善終而言。湯注謂裕封豫章郡公，後以宋公受禪，其說有得有失。

宋齊武帝紀，義熙七年，正月，改授大將軍揚州牧。十二年，十月，進封宋公，上送所假節侍中中外都督

太傅太尉印綬，豫章公印。十三年，十月，進宋公爵爲王。

裕封王後三年始受禪，湯氏謂以宋公受禪，疏矣。至以裕之初受封地爲豫章，諸家均無異辭。此詩上曰豫章，下以重華爲對文，其旨趣尙有待於闡述者：

宋書武帝紀，晉帝禪位，詔曰，予其遜位別宮，歸禪於宋，一依唐虞漢魏故事。甲子策曰，天祿既終，唐虞弗得傳其嗣。符命來格，舜禹不獲全其謙。……漢既嗣德於放勳，魏亦方軌於重華。……及劉氏致禪，實堯是法。有魏告終，亦告茲典。……受終之禮，一如唐虞漢魏故事。

帝紀並謂『詔草既成，送呈天子使書之』。可見詔策所言，全憑裕之旨意。文中屢以唐虞漢魏故事相比附，是裕自以爲猶堯之禪舜，曹丕之代漢獻。明乎此，則『抗高門』三字，似係用魏『當塗高』故實，當塗高者，魏也，魏者，衆魏兩關之名，當道而高大者也。裕既以不自居，淵明亦即以魏代漢之識語比之。抗即抗衡意，如漢樂府『雞鳴』諷王氏當權，所謂『劉王碧青牀，後出郭門王』是也。『重華』，湯注及李饒謂爲恭帝禪宋，即詔策所稱依唐虞故事。詩話及黃注謂由零陵王聯想舜冢，兼指恭帝之死。二說並通。考『重華』一詞，固可作舜名（史記五帝本紀，虞舜者，名曰重華。）或曰重暉（正義，目重暉子，故曰重暉。）解，但最合理之解釋，即正義引『尚書云，重華協于帝。孔安國云，華謂文德也，言其光又重合於堯』。

晉書安帝紀，義熙十四年，十二月，戊寅，帝崩於東堂。……初識云，昌明之後有二帝。劉裕將爲禪代，故密使王韶之繼帝而立恭帝，以應二帝云。

昌明係晉孝武帝字，裕以識有此語，故立安恭二帝。裕視二帝，亦猶舜繼堯後，其光重合於堯，則重華爲指安

恭，義更洽合。下接『固壘墳』三字，以安帝葬休平陵，恭帝葬冲平陵，辭意尤覺顯明。『固』即史記秦始皇本紀稱『始皇葬驪山下』之鋼而致得之鋼。集解徐廣曰，『鋼，錯寒也。』『固』鋼，古本通用。蓋裕欲抗高門，蓄意已久，安恭本爲應識備位，其並遭廢殺，永鋼墳塋，乃必然之結果也。

流淚抱中嘆 傾耳聽司晨

湯注，裕既建國，晉帝以天下讓，而猶不免於弑，此所以流淚抱歎，夜耿耿而達曙也。

吳江，按周禮，雞人夜呼旦，司晨之官也。上句流淚承壘墳來，謂恭帝崩也。下句則反小雅詩夜如何其夜向晨之意，不忍遽死其君也。

皖峰按湯江大體可信，吳江引詩禮均不合拍。

宋書五行志『雞禍』條，晉元帝太興中，王敦鎮武昌，有雌雞化爲雄，天戒若曰，雌化爲雄，江陵其上。其後王敦再攻京師。安帝元興二年，衡陽有雌雞化爲雄，桓玄後篡位。

司晨本於書『牝雞司晨』，晉自南渡後，王敦以江陵其上，故有雌雞化雄之異。雖有桓玄篡位，劉裕廢殺，均淵明所親見，宜其感喟橫牛，不禁淚之奪眶而出。耳聽之司晨，正太玄經所謂『雌雞鳴晨，雄雞宛頸』。際茲長夜漫漫，耿耿不寐，五中若裂，雙眼欲枯。長歎既絕，萬籟俱息，所傾聽者，惟有司晨已耳。朱乾樂府正義釋鮑照擬行路難『愁思忽而至』一首，謂『傷零陵之不得其終，零陵禪位於劉裕，卒至行逆，自晉以前，魏之仙陽，晉之陳留，猶得善終，雖葬於定安不敢殺也。自是以後，廢主無不殺者，宋敗之也。』吾人洞此公案，即知淵明對裕何等憤恨，對安恭之死又何等沈痛，均於此句暴露無遺。（余彙釋司晨，疑爲採用民歌，宋書符瑞

志，晉武帝太康後江南童謠曰，鷄鳴不埒翼，吳復不用力。吳復指元帝中興，此篇首述南渡盛時局勢，至末流大運將傾，安恭淪沒，欲求如盛時之鷄鳴，又安可得耶！此說亦可通，因附列於此。」

神州獻嘉粟

四 各本均作四，今從湯注校改。

靈宋本云，一作雲，又作零。

爲我馴

湯注，義熙十四年，鞏縣人獻嘉禾，裕以獻帝，帝以歸於裕。西靈當作四靈，裕受禪文有『四靈效徵』之語。二句言裕假符瑞以竊大位也。

黃注，『神州獻嘉粟』，則特因毒酒點露此語。題之所云述酒也，天不生嘉粟，無由造毒酒，則嘉粟殆恨端哉。『西靈爲我馴』，暗指張祚之自飲也。

皖峰按湯注引事，均可覆按，宋書符瑞志，義熙十三年七月，鞏縣民宋曜得嘉禾九穗，後二年而受晉禪。此即湯注所本，又武帝紀，義熙十三年十月，進宋公爵爲王，詔有『自公大號初發，爰暨告成，靈祥炳煥，不可勝紀，豈伊素雉遠至，嘉禾近歸而已哉』之語。湯注作十四年，偶誤。

宋書符瑞志，金雌詩曰，交哉亂也當何所，唯有隱巖殖禾黍。……巖隱不見，唯應見谷，殖禾谷邊，則聖諱炳明也。

『殖禾谷邊』，明爲劉裕之『裕』字，禾衣形似，疑六朝有此寫法。然則嘉粟一語，或暗含裕名，不僅鞏縣獻嘉禾已也。『神州』，淮南子陰形訓，『東南神州曰農土』。鞏距洛陽甚近，自屬神州之域。『四靈』，禮記『騶風龜龍，謂之四靈』。其見於當時使用者：

宋書武帝紀，晉帝禪位于王（劉裕），詔曰『故四靈效徵，川岳啟閭，嘉祥輶還，休應炳著。』甲子策曰

『至於上天乘象，四靈效徵，圖讖之文既明，人神之望已改。』

詔策所云及符瑞志所載，同屬新朝之瑞應，其曰『爲我馴』者，言裕不過借此以取大位，武帝紀謂裕得禪位詔策後，奉表陳讓，『於是陳留王度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臺羣臣並上表勸進，上猶不許。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瑞數十條，羣臣又固請，王乃從之』。

諸梁董師旅

芊

湯注李本均作芊，注一作芊。

勝喪其身

李注，黃山谷曰，羊勝當是芊勝，芊勝，白公也。

湯注，沈諸梁，葉公也，殺白公勝。此言裕誅翦宗室之有名望者，羊當作芊。而梁孝王亦有羊勝之事，或故以二事相亂，使人不覺也。

黃注，引諸梁芊（一）勝，尤爲憤絕，白公勝欲殺王篡楚，得沈諸梁葉公誅之，楚國卒以存。晉之能爲諸梁者何人乎？

皖峰按芊字應從黃山谷校，湯注謂或以羊勝二事相亂，恐非。黃注諸梁芊勝，當作諸梁芊勝，餘釋可從。

山陽歸下國 成名猶不勤

湯注，魏降漢獻爲山陽公，而卒弑之。證法，不勤成名曰靈，古之人主不善終者，有靈若厲之號。此正指零陵先廢而後殺也。曰猶不動，哀怨之詞也。

黃注，引漢獻帝以深致慨，裕之加九錫自爲王與操同，逼恭帝禪位與不逼獻同，獻爲山陽公，十五年始卒，而零陵王乃以次年進毒不遂，竟加掩殺，不得如獻帝之儉餘生也。裕之視丕倍忍心矣。成名猶不動者，言丕已成其帝

位之名，猶能不以殺山陽爲應勘之事，而置之度外留其餘年也。

吳注，漢建安二十五年，魏王曹丕廢獻帝爲山陽公，瞻按山陽以比零陵，意更顯露。

皖峰按湯注，『魏降漢獻爲山陽公而卒弑之』，一語偶誤，後漢書及魏志均未明言山陽被弑。山陽，湯注謂政指零陵，吳注謂以比零陵。

宋書武帝紀，永初二年，九月己丑，（晉書恭帝紀作丁丑，檢援庵師二十史朔閏表，是年九月丙午朔，並無己丑，丁丑，疑是乙丑之誤。）零陵王薨，車駕三朝率百僚舉哀於朝堂，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。

此係新朝對舊君之典禮，則山陽固明爲零陵也。前注重華引禪位詔策，云依漢魏故事，此又依明帝故事，是裕早已丕等自居，其以零陵爲山陽，尤屬顯而易見。曰『歸下國』者，晉書恭帝紀，元熙二年六月，遂遜於琅邪第。琅邪係帝初封之王國。宋書武帝紀，封晉帝爲零陵王，全食一郡。此下國之名所由起也。『成名』，湯注引譚法爲解，吳注從之，然吾謂『成名』者，恭帝遜位已成裕之名，裕猶不能退勉以蓋前愆，而反以進毒不遂，遽加掩殺，斯則零陵處境之不及山陽也。黃注惟解『不勤』字欠妥，餘較諸家爲勝。

又接自豫章至此十句爲第二段，是斥劉裕弑安恭，假符瑞以取大位，惜當時無人如沈諸梁之誅羊勝也。二帝被殺，本淵明所憤恨，於重華句總述之；恭帝既廢，仍不免於死，尤爲淵明所悼痛，於山陽二句覆述之。

卜生善斯牧 安樂不爲君

湯注，魏文侯師事卜子夏，此借之以言魏文帝也。安樂公，劉禪也，丕既篡漢，則安樂不得爲君矣。

黃注，卜生如握粟出卜之下，用子書牧乎君乎之語，爲天子而不能自保其身，即求爲人牧亦何可得。自卜此生者

，寧以人牧爲善，爲可安樂，而不願爲君也。

皖峰按陶江謂湯注以『卜生善斯牧』爲魏文侯事卜子夏事，牽附無義，吳注謂黃注引莊子『牧乎君乎』之語，而意不甚明。實則前人釋此詩，範圍只限於零陵，至此處無論如何解釋，均不可通，余因創爲新說，其理由有二：（一）就詩句論，自『豫章抗高門』至『成名猶不勌』十句，是說安泰遭廢殺事，正陶所謂『流淚抱中欸以下，乃再三反覆以痛之』，已屬賡有盡有，下文不必復贅。（二）就事實論，淵明本晉功臣後，對故國舊君不無關懷眷戀，對當代新主之憤恨亦情見乎辭。故於『卜生善斯牧』至『三顯奇文』六句，暗言裕子廢立事，乃別開生面。益見裕雖足制安泰之死命，乃享年不永，骨猶未寒，諸子便遭殘殺，遺謀不滅，大業幾墜。據此以觀，前十句爲淵明對安泰致憾之語，後六句乃對裕洩憤之語也。

宋書少帝紀，武帝晚無男，及帝生悅甚。年十歲，拜豫章公世子。元熙元年，進爲宋太子。武帝受禪，立爲皇太子。永初三年，五月，即帝位。

景平二年，五月，江州刺史庾道濟，揚州刺史王弘入朝，帝居處所爲多過失。乙酉，皇太后令曰：『大行在殯，宇內哀惶，幸災肆於悖詞，喜容表於在感。至乃徵召樂府，鳩災伶官，優倡管弦，靡不備奏。珍羞甘膳，有加平日。採擇騰御，產子就宮。覲然無忤，顰聲四達。及懿后崩背，重加天罰，親與左右執紼歌呼，推排梓宮，扑掌笑謔，殿省備聞。……居帝王之位，好皂隸之役，處萬乘之尊，悅厮養之事。親執鞭撻，毆擊無辜，以爲笑樂。穿池築觀，朝成暮毀，徵發工匠，疲極兆民。……豈可復嗣守洪業，君臨萬邦？今廢爲營陽王。』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，親自酤賣。又開遺聚土，以象破岡埭。與左右引船唱呼，以爲歡樂。夕游天

泉池 即龍舟而寢。

此即右二句之眞實注脚。『卜生善斯牧』，卜即卜筮之卜，左傳閔二年，威季之將生也，使卜楚丘之父卜之，曰男也。昭五年，初，穆子之生也，莊叔以周易筮之，遇明夷之謙，以示卜楚丘。觀少帝紀謂武帝晚無男，及帝生悅甚，則卜其將來可畀大任，善牧斯民，不料其一味耽於安樂，不足爲君也。論語：『予無樂乎爲君。』當即此句所本。稽此次主謀廢少帝者，爲徐義之傅亮謝晦，預謀者，爲桓道濟王弘，二人先後爲江州刺史，均與淵明有舊，檀曾饋以梁肉，王曾携酒邀飲，淵明此句，殆亦有觸而發歟？

平王

湯注云，從韓子若水，舊作生。

去舊京

峽中納遺薰

湯注，裕廢帝而遷之秣陵，所謂去舊京也。峽中未詳。

黃注，平王去舊京，則特援東遷與東晉相映，平王得以東遷再永其國，而東晉竟爲裕所滅，不獲復爲東也。峽中納遺薰，指東遷之後，猶足自蔭也。

陶潛按平王去舊京以下，謂晉自遷江左，而中原沒於鮮卑。劉裕平姚泓，修復晉五陵，置守衛，國耻甫雪，而篡弑已成也。薰，殯腐，史記五帝本紀作菹腐，周本紀作熏育，菹薰殯並通。峽，蓋邛郫，咸王定鼎於邛郫，今洛陽。峽郫通也。

皖峰按此下四句言文帝事：

宋書文帝紀，帝諱義隆，武帝第三子也。四歲，高祖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上鎮京城。……改授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，豫州之河南廣平，揚州之義成松滋四郡諸軍事。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持節如故。永初元年，封宜都王。

○……並前七州進號鎮西將軍。又進督湘州。景平二年 七月中，少帝廢，百官備法駕奉迎，入奉皇統，行臺至江陵，進璽綬。

平王即指文帝。舊京究屬何地？姑懸擬二說：（一）指建康京城，史記周本紀，成王復營洛邑，及幽王爲犬戎所殺，平王遂東遷於洛。洛固舊京也。宋書少帝紀，景平二年，六月癸丑，邢安泰弑帝於金昌亭，文帝遂入京纂統，一仍其父兄所居建康之舊都，其事迹與平王相類。（二）指丹徒京城。宋書禮志，文帝於元嘉四年，二月丁卯，至丹徒。三月甲戌，幸丹徒離宮，升京城北顧。乙亥，葬父老舊勳于丹徒行宮。二十六年，二月辛丑，幸京城。丁巳，會舊京故老萬餘人。帝紀詔曰，朕遠北京，二十餘載云云，是丹徒桑梓，亦可稱舊京也。

『峽中納遺薰』句，久不得其解，初稿曾擬三說：（一）直作草解，（二）借指瑞應，（三）借指璽綬，援庵師均以爲未當，因反覆探索，改注如左：

莊子讓王篇，越人三世弑其君，王子搜患之，逃乎丹穴，而越國無君，求王子搜不得，從之丹穴，王子搜不肯出，越人薰之以艾，乘以王輿。王子搜援綬登車，仰天而呼曰，君乎君乎，獨不可以舍我乎？王子搜非惡爲君也，惡爲君之患也。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。

此事並見呂氏春秋貴生篇，淮南子原道訓亦略及之。王子搜，淮南子及史記越世家均作越王翳。『薰』淮南子作『薰』，二字古通用。淵明特借用王子搜事，隱指文帝即位。

宋書傅亮傳，景平二年，亮率行臺至江陵，奉迎太祖，既至，立行門於江陵城南，題曰大司馬門，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，威儀禮容甚盛。太祖將下引見亮，哭慟哀動左右，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，悲號嗚咽，侍

側者莫能仰視，亮流汗沾背不能答。

文帝見營陽廬陵廢殺，無意爲君，正與王子樓事相類；傅亮等率行臺奉迎，與越人得王子樓乘以王輿，如出一轍；王子樓逃於丹穴中，與帝居荊州峽中亦近似。盛弘之荊州記，三峽七百里，兩岸連山，畧無闕處。江陵爲三峽起點，峽中乃明指其地。茲不特用事洽切，並爲拙注（以上句平王即文帝，舊京爲建康或丹徒；下句雙陵爲帝省祖墓，三趾爲嗣位符瑞。）得一強有力之助證焉。蓋嘗遍檢宋書，關於營陽廬陵廢殺事，當時朝野上下均對之不滿，故文帝即位後即誅主謀重臣。宋書徐羨之傳，元嘉三年詔曰：『徐羨之傳亮謝晦……永初之季，實受顧託。……送往無復言之節，事居闕忠貞之效，將順靡記，匡救蔑聞。……未顯幾行怨殺。……故廬陵王英秀明遠，徽風夙播，魯衛之寄，朝野屬情。羨之等暴蔑求專，忌賢畏逼。造構貝錦，成此無端。』武三王傳：『故廬陵王含章履正，英哲自然，道心內昭，徽風遐被。……羣凶肆醜，專竊國柄，禍心潛播，覺生不圖，朕每永念讐耻，含痛內結。』朝臣對此不平者，據義興傳謂廢爲庶人，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，尋又見殺。『范泰傳，『義興少帝見害，泰謂所親曰，吾觀古今多矣，未有受遺顧託，而嗣君見殺。賢王嬰戮者也。』文帝誅羨之等詔，亦有『達酌民心，近聽輿頌，君子悲情，義徒思奮。家贊國耻，可得而害』之語。淵明目擊此等變亂，其對裕之子嗣雖無所顧惜，而於人類互相殘殺，自不能無動於中。莊子謂王子樓非惡爲君，惡爲君之患，期不以國傷生。呂氏春秋引子華子曰，『全生爲上，虧生次之，死次之，迫生爲下。』然則淵明此句，除直指文帝即位外，殆兼有傷生『虧生』迫生之感，而觸起『貴生』全生之念歟。

雙陵

湯本云，一作陽。

甫云育

三趾顯奇文

湯注，雙陵當是言恭安二帝陵。三趾似謂鼎移於人。

吳注，程元愈曰，班固幽通賦云，黎淳紀於高辛，今，辛字大於南。取威於百儀，今，辰本枝於三趾。李善注，姜，齊姓，趾，禮也。齊伯夷之後，伯夷晉典三禮。何注已引此，但未暢發耳。且詩首言重離，又言辛勝，亦與黎淳二句相合。正傳以離爲黎，殆非鑿空之說，惜未引班賦也。愈竊意雙陵即二陵，以姜對辰，尤與賦協。謂齊秦興於平王東遷之後，猶知尊王，而東晉竟爲裕所滅，不復能爲東也。語意隱而憤。

陶潛按劉裕平姚泓，修復晉五陵，晉五陵在洛陽，不敢顯言五陵，故曰雙陵。蓋亦以歸之二陵亂其辭。其實若除宣景文三王不數，則武惠二帝，正雙陵耳。三趾乃曹魏受禪之祥，左太師魏都賦，莫異匪，三趾而來儀。注，延康元年，三趾鳥見於郡國。裕受禪時，太史令亦陳符瑞天文數十事也。

皖峰按雙陵說至爲紛歧。

宋書文帝紀，元嘉四年，二月乙卯，行幸丹徒，謁京陵。二十六年，二月己亥，車駕陸道幸丹徒，謁京陵。

宋書禮志，元嘉四年，二月己卯，太祖東巡。丁卯，至丹徒，己巳，謁園陵。二十六年，二月己亥，上東巡，辛丑，幸京城，辛亥，謁二陵。

觀禮志『謁二陵』一語，知上文所稱『謁京陵』，『謁園陵』，均指二陵而言。第二陵究竟何人之陵，試爲推闡如下：

一、與寧陵 宋書武帝紀，永初元年，詔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，皇妣爲穆皇后。又后妃傳，孝穆趙皇后葬晉

陵丹徒，宋初追崇號謚，陵曰興寧。孝懿蕭皇后景平元年崩，還令於孝皇塋域內別壙與興寧陵合墳。

二、熙寧陵 后妃傳，胡婕妤熙寧初爲高祖所納，生文帝。五年，被譴賜死，葬丹徒。太祖即位，尊號曰章。
皇太后，陵曰熙寧。

此爲『雙陵』之眞實注脚。曰『甫云育』者，育即漢書五行志『雷以八月入地，則孕毓根柢』之毓，師古注，毓與育同，核亦篆字。文帝嗣位之根柢，未始非雙陵之所孕毓，以視少帝不得善終，義眞不得嗣立，反遭慘殺，迴不倖矣。然則雙陵之所育者，在此而不在彼歟？

『三趾』，湯注謂鼎移於人，說亦近似，繁欽復讀『鈞三趾於夏鼎』。是其證，究不及幽澍引魏都賦爲當也。『莫黑匪烏，三趾來儀』，江革延康元年事，本曹丕即位之徵，淵明特借此以指文帝。宋書少帝紀，及徐義之等傳，景平二年，尙書僕射傅亮，司空徐義之，領軍將軍謝晦等，將謀廢立，以次第當在廬陵王義眞。乃以義眞輕動多過，不任四海，先廢義眞爲庶人，尋遣使殺之於新安。五月廢少帝，旣而殺之，迎立文帝。文帝本賦帝第三子，『三趾顯奇文』之句，當即雙陵括此等事實。

又按自卜生至此六句爲第三段，是言裕子等事，正與上文安恭對照。裕草園日淺，而少帝與義眞荒淫無度，不旋踵同遭廢殺，文帝始得入承大統。詩言少帝固非惜其慘死，言文帝亦非美其嗣位。主意在指斥裕之篡竊，致演成此惡果也。

王子愛清吹

日宋本云，一作晨。中翔河汾

湯注，王子晉好吹笙，此託言晉也。又補注，河汾亦晉地。

詩話，日中翔河汾，日中中也。按以元熙二年六月廢帝，故詩序夏徂秋，亦寓意云。

黃注，王子愛清吹，引子晉吹笙事，語意尤悲。子晉爲太子者，居君位而見弑於臣，篡賊接踵，何可勝嘆。但有辭位學仙，庶可免禍耳。日中翔河汾，則指子晉之白日飛昇也。

吳注，列仙傳，王子喬好吹笙作鳳凰鳴，七月七日於縑氏山乘白鶴舉首謝時人而去。瞻泰按此下俱以游仙事隱約其詞，可想見公忠憤不能自鳴之意。而正傳詩話謂日中中也，寓元熙二月六月之義，則又固矣。日中不過謂子晉白日昇舉耳。

陶潛按王子愛清吹以下，則以子晉棄位學仙，願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歎也。

皖峰按此句指王子晉吹笙駕鶴及白日飛昇事，黃吳陶三氏之說可從。『王子』藏『晉』字，似非出於偶合。

朱公練九齒

閑居離

宋本作離，誤。

世紛

湯注，朱公者陶也。意古別有朱公修練之事，此特託言陶耳。晉運既去，故陶閑居以避世，明言其志也。

黃注，九齒語不可解，殆固晦之以自藏耶？然鳳舉鸞翔，高邈不仕之意，已居然顯白矣。

陶潛按朱公練九齒，閑居離世紛，乃遭亂世而思遐舉之心也。

皖峰按湯注謂朱公託言陶，可從。『九齒』，用禮記文王世子，武王夢帝與九齡事，古者謂年齡，齒亦齡也。

『練九齒』，猶言修長生之術耳。淵明眼見安祚被弑，少帝及廕陵同遭慘殺，不如離世修真之爲得也。

峨峨西嶺

湯注云，一作四嶺。

內 偃息得

宋本云，一作得，陶詩集解云，得字諸本俱作當，惟宋丞相本作得。

所親

天容

宋本云，一作客，誤。

自永固

彭殤非等倫

湯注，西嶺當指恭帝所藏，帝年三十六而弑，此但言其藏之固，而壽夭置不必論，無可奈何之詞也。夫淵明之歸

田，本以避易代之事，而未嘗正言之，至此則王殺國亡，其痛深矣。雖不敢言，而亦不可不言，故若是平辭之度也。嗚呼，悲夫！

詩話，嘗讀離騷，見屈子閔宗周之阽危，悲身命之將隕。而其賦遠遊之篇曰，仍羽人於丹邱，留不死之舊鄉。起無爲以至清，與泰初而爲鄰。乃欲制形鍊魄，排空御風，浮游八極，後天而終。原雖死猶不死也。陶公此詩，憤其主殺國亡，而末言游仙修練之適，且以天容永固，彭殤非倫贊其君，極其尊愛之至，陶公胸次冲澹和平，而忠憤激烈時發，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？洪慶善之論屈子，有曰，屈原之憂空國也，其樂樂天也，吾於陶公亦云。

吳江，呂氏春秋，田贊說楚王曰，若夫偃息之義，則未之識也。莊子，莫志於嬖子，而彭祖爲天。瞻泰按上文學仙，猶莊子之寓言，彼恭帝昇遐，天容自固，壽天安足論哉！一結，詩心更曲更憤。

陶樹按天容自永固，謂天老容成，與下彭殤爲對，言富貴不如長生，即楚辭思遠遊之旨也。

皖峰按西嶺諸家多未釋，惟湯漢指爲恭帝所藏，余以爲指仙境言。漢魏以還，詩中言仙境者，率本山經及穆傳所描寫之崑崙，淵明固『泛覽周王傳，流觀山海圖』者。其讀山海經詩云，『西南望崑崙，光氣莫與儔』。崑崙本西方巨鎮，亦後人託爲修真之所。史記再本紀，言其高二千五百餘里，神異經謂其高入天，此峨峨二字之注脚也。十六國春秋，僧朗師佛圖澄，尤明氣緯，隱於金輿谷之崑崙山。黃庭經，子欲不死修崑崙。人若能避去俗氣，偃息於其間，與仙人往還，可謂得所親矣。

『天容』二句，湯江謂恭帝藏之固，而壽夭置不必論。實則此言修真，則天容自能永固，彭殤非可等倫也。讀山海經詩有云，『玉臺凌霞秀，王母怡妙顏。天地共俱生，不知幾何年。』又云，『自古皆有歿，何人得靈長？』

不老復不死，萬歲如平常。赤泉給我飲，員丘足我糧。方與三辰遊，『考豈渠央！』可與此相互映證。

又按自王子至此八句爲第四段，係總結上文，一筆雙鎖：前四句列舉求仙及修練之例，隱寓安祚及少帝等死，不如王子朱公可以延年；後四句明言求仙及修練之效，以見爲帝王不如學神仙，固富貴不如學長生也。

補注既竟，就中有二事可推測此詩之作期。（一）詩中暗言少帝廢立，注謂預謀者爲王弘檀道濟，宋書王弘傳，義熙十四年，遷撫軍將軍，江州刺史，文帝紀，元嘉三年，正月丁卯，以江州刺史王弘爲司徒，錄尚書事。又檀道濟傳，及討謝晦，道濟率軍，事平，遷江州刺史。文帝紀，元嘉三年正月，遣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謝晦。五月乙未，以晦爲征南大將軍，江州刺史。（二）詩中暗言文帝嗣位，注謂文帝曾至丹徒舊京，展謁陵寢，事在元嘉四年二三月間，下距淵明之死，僅五六閱月耳。拙注如可信據，是篇當作於元嘉四年三月以後，王弘二人同爲文帝佐命功臣，先後爲江州刺史，又均與淵明往還，疑係饋送酒肉時有觸而發；亦由禪代興廢之感，著之已非一朝，迨年命垂盡之際，始借題抒洩一腔憤懣。後之論淵明詩者，往往撫詠荆柯及擬古雜詩中數首爲有感慨語；不知其聚精會神，與夫忠憤人格之表見，乃在述酒一篇也。故於補注之餘，並推闡其作期如此。

本文承陳援庵師及余季豫先生指教，特此誌謝。

